

王安忆经典小说集

王安忆

著



月色撩人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
王安忆经典小说集

夜色撩人

王安忆 著

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色撩人 / 王安忆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6
(王安忆经典小说集)

ISBN 978-7-5502-3321-8

I . ①月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9807 号

月色撩人

策 划: 英特颂
责任编辑: 王 巍
特约编辑: 刘 婧
美术编辑: 林若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5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 5 印张

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321-8

定价: 28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64243832

目
录

第一章/001

第二章/018

第三章/036

第四章/055

第五章/075

第六章/095

第七章/117

第八章/134



第一章

01

现在，他们的餐桌上，就有她的一个位子。他们都是她的朋友，大朋友，年龄在她之上二十、三十，甚至接近四十岁，是她的上代人，对她怀着上代人的喜爱。在这样慈悲的爱意中，她暂且安定下来。

她，一个叫提提的女人，是谁拾到他们餐桌上来的？事情已经有些模糊了。似乎是，一个人拾起她，交给第二个人，再传给第三个，最后，到简迟生这里，落了座。听起来，很像是豌豆公主，被皇家卫队拾起，交给大臣，呈上国王。简迟生，坐在提提旁边的那个就是，体魄魁梧，将一张扶手椅坐得满满

的，全白的头发剃成平顶，于是，显出特别粗壮的脖颈，几乎与腮长在了一起。面部的轮廓还是清晰的，皮肤没有松弛，而是绷紧了。眼睛里也有光，这是一双北方人的单睑的长眼，退回到三十年前，这光是相当锐利的，如今却柔和了，有了一些笑意，同时，这笑意将嘴角牵动起来，整个脸部都温存起来。

坐在餐桌那一侧的呼玛丽越过桌面看这张脸，在有意布暗的灯光下，这张脸又增添了几分暧昧，她不禁感到惊讶：这是他，简迟生吗？他竟然也会有这表情，什么表情？温柔。他从来不曾给她温柔，却给了这个小女人。可是，她一点不忌妒，她从这温柔里窥出了软弱，是的，简迟生可是软弱多了，他原本是多么骄矜，不可一世——是与呼玛丽在一起的，她拥有他最热血的生命阶段，她也是以最强悍的一段与其相对。那时候，他和她，谁能比啊！青春，这就是青春，轻浮的，夸张的，如涌的活力，一点不懂得量入为出，于是，透支了。

后来，她去了日本，看见樱花，听日本人对樱花的解释，她觉得就像她和简迟生的爱情，一下子绽开，一下子谢落。她又想到，汉语多么美丽，将花的败落称之为“谢”。真的就是一个“谢”字了得，谢天地，谢彼此。只是，她觉得樱花无论花形与颜色都太孱弱，过于闺阁气了，她和简迟生却是如同火山爆发。不过，在樱花盛开的那几日，她还是被感动了。那樱花满天漫地，只有一个字可形容——此时，她又感到汉语的不足，不得不借用比喻，那就是“雾”。相当壮观的，它是积少成多，以量取



艳
撩
人

胜，正当越积越浓之时，陡地收住。如那些品花人所说，有的花开相好，有的则败相好，而樱花没有败相，不等凋敝之意来临，霎那间，幕落了。

这个开设在最时尚的商业广场里的餐馆，老板是台湾人，学的是艺术，在这家餐馆里充分地运用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。整座餐馆统是用透明半透明的材质装潢，晶莹剔透，与其相对或者说相左，灯光极弱，暗藏在吊顶和地坪里，投向透明的四壁、桌椅、碗盘杯盏，以及杯中的酒，以反光照明，所以，又是扑朔迷离。唯有人脸是清晰的，浮在暗光中，显得很白，很小，又很突兀，就像面具。于是，餐桌上的人也成了这现代艺术场景中的细节部分。

奇异的是，即便抽象成面具，这些脸部依然呈现出差异，但因过于表面化，这差异不是作为性格，而是作为形式呈现出来，同时呢，又将性格的因素夸张和固定了，就像中国京剧里的脸谱。还是有一种生气，从这图案中散发出来。

提提的那一张脸，极白，极小，好像从聚焦处迅速地退，退，退往深邃的底部。依然是清晰的，平面上用极细的笔触勾出眉眼，极简主义的风格。看起来相当空洞，可是又像是一种紧张度，紧张到将所有的具体性都克制了，概括得干干净净。

她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芭比娃娃，呼玛丽想。大街上尽是这样的小女人，闭着眼睛指一个就是，时尚潮流淹没了她们的个性，连气味都是一种，所谓国际香型，需要有加倍的激情才能突

破覆盖，露出脸部的特征。现在，这张脸来到了他们餐桌边，这张后现代的餐桌边，就像简迟生的小娃娃，魁伟的简迟生一把就可将她裹入怀中。只有呼玛丽知道，他的魁梧其实来自松弛，内瓢耗得差不多了。在这一幕抽象的画面里，简迟生却是以立体的造型进入呼玛丽的眼睑，就像先前所描述的——那是出于了解。她知道，简迟生的力度不可抵挡地松懈下来，他足够拥呵那些体积小材质轻的，比如芭比娃娃，这种大和小的悬殊造成保护与倚赖的假象。她想他当年，从头到脚，紧得像一张弓，他可不打算呵护谁，而是处处为敌。他轻视女性，与其说是出于男权思想，毋宁说是物理性的力学概念，因为女性不能与他同等量级。渐渐地，他需要女人了，需要越来越年轻的女人。

后来，当他们俩再度成为单身，有好事者为他们撮合，简迟生抱歉地说，他只能接受年轻女人，这是男人的臭毛病！呼玛丽能说什么呢？简迟生已经拒绝在先，她要再拒绝就像是负气。事实上，经历过这个男人最辉煌的时期，很难再承受他的衰微了。

在他们这张餐桌前面，一幅垂地的竹帘子，如同绢一般细和薄，后面是丝竹乐队，真正的丝弦和竹膜，奏的是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幽微的光将人和乐器的影投在帘幕上，声和形都是绰约的。在这花月朦胧中，却间杂着一些尖锐的噪音，时不时地穿透出来，这个东方主义的夜宴便有了破绽。餐厅的音响传声



绝色撩人

也做了特别的装置，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声音都是送上穹顶，再均匀散布，与立体声效果背道而驰，立体声是为制造真实，而这里是为制造不真实。呼玛丽看见简迟生低头俯向身边的小女人提提，这张纤巧的小脸被埋在简迟生的身影之中，而她就循到噪音的源头，小女人在发飙。她忽然感到一阵快意，这一个悬浮的夜晚就此而有了实在感，许多真相在假象之下兀自活动，消长着成因。这小女人不满意呢！那一张小瓷脸里憋着火，就是这火才让小瓷脸有了生气。可不是吗？在她小小的身子里储着许多能量呢，却压在简迟生的梢上。这会儿，小女人提提在呼玛丽眼睛里立体起来，也是出于某种程度的了解。被后现代解构了的存在又自行结构起来。

要是追根溯源，引来提提的人就是在她斜对面的那一个，脸在幽暗中拓开较为宽阔的一面，头发向后束成马尾，额上留出一个发尖，着一身黑，更显得脸白，是一种牙白，密度更大，占位就深邃了一些。当目光渐渐凝聚在上面，他的五官便鲜明地进入视觉，漆目星眸皓齿。你难免会心惊，一个男人如此的美艳是令人不安的。这美艳还不在于长相，更在于一种眼风，你简直不敢看他，那眼睛里的光一波三折，摄人魂魄，哪里来这样的尤物！“尤物”这两个字就像为他而造，一般以为尤物都是女性，这实在是成见，真正的尤物是没有性别的，而且，没有年龄。你就说不出来他在哪一个年龄段上，二十？三十？四十？五十？都不是。他在你的注视下渐渐放出光芒，

将其他的脸都映暗了，因为其他的脸有现实感，而他是超现实的。他扶在餐盘——那是珠润玉滑的玻璃盘，他扶在盘边的手也显出来了，纤长的五指，不是女性的，女性的太孱弱，质地也太稀薄；也不是男性的，男性的就粗糙了。他的手，敏感而有力度，这样的手能做什么呢？做什么都不合适，是专被供养着赏识用的。就是这般虚无的美，像一个深渊，引人坠落，坠落。

他的名字叫子贡，和孔子的弟子同名。这名字给他增添一派古风，穿越几千年，忽又显得很现代，那就是没有时代局限的意思。子贡是这张餐桌上的过客，夜宴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他就要离席。他先与他的左右邻座贴了贴脸颊，又用眼睛向四方宾客告辞，然后站起身，似乎只是在一瞬间里，消失了。幽暗迅速将他留下的空隙弥合了。

02

子贡快步滑过玻璃地面，地面下是一盏盏的灯，犹如步步生莲。楼梯也是，要换了常人就要眼晕了，都不敢举步，可子贡却像猫一样溜了下去。穿行过餐桌之间，及时地接住一个从托盘上掉落的空酒杯，那小服务生显然是新来的，黑制服上的折叠的线还硬挺着，不等他说出“谢谢”，人已经到了门外。



夜色撩人

在这水晶宫前站了片刻，判断一下方向，径直走去了。他还要去赴另一场夜宴，那场夜宴才刚开始呢！

人潮涌动，全是美艳的男女，不知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光，在人群中折返。新铺然后又作旧的卵石地，砖壁的市井式的建筑，瓦楞下是一面一面橱窗，橱窗里立着没有面目的模特，像梦魇似的。无法想象，就在这方城池之外，是万籁俱寂的千家万户的睡眠，而这里则是城市的夜游症。子贡走出这城中之城，走到清寂下来的街边，那里停着一串亮着空牌的出租车。一辆车悄然过来，门开了，屈身入座，车门关上，旋即，街灯如同静流，从车窗外驶过。子贡的脸掩在车内的黑暗中，这不夜天就好比熄了一盏灯。

方才储留在视网膜的景象，还有一霎的拖尾，是提提的影像。绷着一张小脸，里面积蓄着愤怒。他无奈地耸了耸肩，即便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候，他依然做出这么个戏剧化的动作：都没搞清楚谁是谁呢！她就硬上。真是鸡对鸭讲，想到这里，他不禁笑了一下，觉着很妙，当然，有些猥亵了。所以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，子贡纠正着自己的言行。然后，他又一次回忆在汉堡，走在火车站那一带，有几个光头男人对他喊，喊什么？喊他“小灵耗子”。他喜欢这喊法，小灵耗子！他是一只小灵耗子。谁都知道他是“小灵耗子”，只有提提不知道，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就凭了一股子外乡人的蛮劲，硬上。

车灯像流萤，扑面而来，到了跟前又分开向后去了。这暗

香浮动的夜晚，他都能听见窃窃的笑语。这才刚刚拉开帷幕，而方才那边已近尾声，还当是夜晚的主人呢！那是前朝夜生活的遗老了，他们不知道，时代在发展，夜生活也在发展。不过，他尊敬他们，就像尊敬传统。他们有过辉煌的历史，同时，不可避免地，也有历史的局限性。比如说，他们就无法深入夜生活，接触到那里面的核心，而他能够。

车在一幢三十年代欧陆风格的庭院前停下，他付了车资下车。庭院坐落在僻静的街角上，铁栅栏门虚掩着，他一闪身，身影到了砂石地面上。庭院里是一幢石砌小楼，窗洞很深，有塔形的窗檐，门开在侧边，他登上台阶，推了进去。挑空的穹顶底下，是黑橡木的桌和椅，不铺桌布，可见粗大结实的榫眼榫头和木板的拼缝。正中一架木梯，通向二楼周边廊下的楼座，壁龛里点着烛形灯，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。乐队，在木楼梯前的一方空地上，正在调音，萨克斯管像蛇一样扭动着上行和下行。他来得正好，有人在叫他：子贡，子贡，是外国腔的中国话。他在中国人里算得上高，可在外国人中间却只是中等，那一堆人显得黑影憧憧，是由几张桌子，以及几伙客人拼起来的。他们彼此并不认识，但来到这里，就是朋友。子贡落了座，沿着桌沿由近及远地打招呼，此时，他说的是德语。喊他的是他的德国朋友，出门在外，听见自己的母语，是多么亲切啊！他们个个把子贡当成自己的亲人。他要的饮料送到了，歌手也唱起来了——一个二十来岁的中国男孩，发出“娃娃



夜色撩人

腔”的中性的音色，这也是中世纪风的，类似闹人歌手。唱完一支，又唱一支，掌声响起，再响起。在这缩小体量玩具样的哥特式穹顶下，穿行着细若游丝的声音，泛音呈光谱状一波一波荡漾开来。

左邻右舍争着与子贡碰杯，白色的泡沫从巨大的啤酒杯沿淌下来，好像圣诞节的雪。子贡不喝啤酒，他喝汤力水，他不能让身材走形。这些德国人肥大的肚脯，还有垂挂下的眼袋，缺乏光泽石灰白的肤色，就是啤酒的作用。外国人就是这点好，他们不会逼你喝酒。而且，他们都知道这城市有一个喝汤力水、说德语的中国男——他们介绍子贡给朋友，朋友再介绍给朋友的朋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子贡是他们在陌生的远东国度里的一点熟悉。说起来也很奇怪，出国不就为的见识没见过的人和事？可结果怎么办呢？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认识的东西。掉过头来也是，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找中国餐馆。这个中国男，对他们德国，尤其是汉堡，很熟悉呢！有时候，一个黑森州，或者巴伐利亚人，听他谈汉堡，听得就像是个乡巴佬。问他，怎么知道那么多，他就回答，我们和汉堡是姐妹城市啊！这回答很外交，也合乎德国人审慎的民族主义口味。

谁能知道他心中的汉堡呢？

汉堡在记忆里是阴晦的。在那最晴好的日子，湖面上闪着白帆，就像是个璀璨的梦魇，倒是灰暗的火车站更接近于现实，因是他能够理解的。他发现，全世界的火车站都如出一

辙：人迹混杂，肮脏拥挤，气味难闻，充满了各种犯罪，而且，有一股威容。在那里，聚集着人世上所有的无归所的人。那一对中国夫妇，严格说是中国丈夫和混血妻子，他们还在那个小旅馆里？混血妻子——老实说一眼看去就是个中国女人，中国的北方女人，粗糙、笨拙、操劳，挟一股豪气。她的那一半犹太血统，似乎完全被中国遗传掩盖了，其实是这两种血缘中的东方格调在某一点上相合了。她坐在迎门的柜台里，那深褐色的木制柜台以及护墙板，都已经陈旧了，柜台上的绿灯罩台灯、拍纸簿、打字机、铅笔，也是旧的，好像是连同这一片旅店一起从上一个店主手里盘下来的。中国丈夫穿一身西装上上下下地照应，应当说他算得上清秀，可却气色不佳。不知因为生计辛劳，还是受白种人的衬托，汉堡的中国人大多是姜黄的脸，就像是种族的标志。但无论是混血妻子粗糙的脸抑或中国丈夫萎黄的脸，都含有着沉静的气质，表明他们来自知识阶层。经过柜台走进狭窄的走廊，不要上楼梯，而是向左，有一扇门，门里是早餐间，餐台上有一口巨大的稀饭煲，盛着滚烫的黏稠的大米粥，扑鼻的梗米的香，几乎让人落下泪来。

住店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客人，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，真是有宾至如归的心情。早餐过后，出门之前，客人会在早餐间停留一时，和老板和老板娘聊天，主要是听，听这夫妇俩讲述生平。看见中国来人，夫妻俩也感到亲切，大约这也是他们选择开旅馆的原因之一吧！混血女人的母亲是犹太人，二



次大战希特勒排犹，他们举家迁往父亲的家乡北京。刚出生的她，完全是在北京长大，其实就是个北京人。她会说德语，因为要与母亲对话，是当方言来说的，到德国的前夕，她还不能阅读，就像一个德国的文盲。她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，文化革命开始，父亲被当作特务批判，又送去郊县劳动，染上了痢疾，仅一天一夜，泻到脱水，来不及送回北京，就死在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诊所里。在此期间，德国对二战时期流亡的犹太人优惠补偿，特许带家眷回国。母亲未必对自己的国家有什么眷顾，她的大半生都是与一个中国人度过，可这个中国人已经逝去，北京也成伤心地，而且，女儿和女婿——她的大学同学，夫妇俩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河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团圆，工作和专业又都不对口，为孩子们的生活计，她带着女儿女婿，一并回了家乡汉堡。聊天时，犹太母亲静静地坐在一边。三十年生活北京，似乎磨灭了她的异族血统，她的脸相也像是中国人，中国老人。只是在她这样的年纪，中国女人不会穿着得如此盛丽——她一袭长裙，脸上化了妆，就像要去参加舞会。她不会说中文，是不是能听懂？对了陌生人说家中的事，于她大概是不惯的，可是如此传奇的一生，她都不相信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么一遍一遍地诉说，就像是在说服她承认下来，所以，她倾听的表情是相当专注的。

那时候，他总是在火车站一带游荡，在流动的人里面，他似乎有一种归宿感。这家挂着中文招牌的旅馆，是他经常出入

的，有时是借用厕所，有时是问路，还有时是借打气筒给自行车瘪了的轮胎打气，再有时，只是坐坐，聊聊天，就这样，他听来了关于他们家庭的故事，以及其他更多的，怎么说，称得上是隐私吧。

汉堡，在他记忆中，并不是个日耳曼人的城市，而是壅塞着中国人的脸，男女都穿着定制的浅灰色的西服，八十年代的西服，跨肩松懈，腋下鼓了出来，后背阔而平，垂出一些僵硬的折，看得出中国剪裁平面的观念，而西服是立体三维的——穿着中国式西服的中国人从旅行车里鱼贯而下，带着谨慎的表情，将好奇与惶惑压抑在心里。就是这些中国人的脸，构成了汉堡的印象。与此相反，在这里，这个中国城市，却换上了日耳曼的脸——年轻时就像爱神，渐渐上了岁数，肤白便成了岩壁般的粗砺的白。

那个德国律师，也是个犹太人，看起来挺落魄，粗线呢格子的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，公文包的皮面皴裂了，布着网状的裂纹。他那个小小的，只他一个人的事务所，专为中国人、土耳其人、越南人等等的外国人承办移民和避税的案子。他来到这间火车站的中国旅馆，就坐在早餐间里，用手拈着盘子里的灌肠，一片接一片填进嘴，听老板和老板娘询问关于纳税制度里有哪些可乘之机，他呢，为他们作翻译。他毕业于外国语学院德语系，来到德国才发现，他学习了四年本科，不过是在学习德国普通话，除此，学什么都要从头来起。当然，德国普



通话给了他另一种方便。这样，他做翻译，他们的德国母亲在中国生活数十年，结果似乎是中国话没学会，德国话也生疏了，而他已经是他们家的朋友。这个清秀的年轻人挺得他们的好感和同情，甚至，差不多成了他们的早餐客。那一大煲粳米粥，配一点台湾腐乳，如何的美味——同样的奇怪，当他回到中国，粳米粥唾手可得，他却成了西餐爱好者——很快，不久，他们便知道了这年轻人的危险。

和律师谈话的第三天，年轻人向他们夫妇提出一笔交易，那就是让他在旅馆做一份工，当然不是劳力的工，而是，比如接待啊，做账什么的，他朝门口柜台的方向歪一下头；倘若他们不能给他这份工，他就向税务部门举报他们逃税的行为。他说话的神情相当平静，甚至称得上和悦，就像商量一个挺好的建议。他的眼睛坦诚地看着他们，他们这才看出这年轻人长着一双女性的丹凤眼，萎黄的脸色掩盖了他的俊俏，这俊俏是可怕的。怎么办？他们来到这国家不久，还没有，也许永远不可能融入社会，他们只能沿着边缘走，规避着严厉的法律，同时，也丧失了保护。当他们向他索要身份证件办理用工手续时，方才发现他的护照已过了签证期限，不得不表示爱莫能助，他们不能雇佣黑工，触犯移民法。他向他们笑了一下，这一个笑可称得上妩媚，他说：你们不已经违法了？从此，进门处，那褐色护墙板底下，柜台里面就换作一个年轻男人的俏丽面孔，为这家陈旧的小旅店添上一点暧昧的东方情调。